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二十七回 倒運公孫逢烈漢 無知協鎮捉英雄

再說正德皇帝，與周勇二人，一日來到滁州地面，投了歇店，就與周勇出去遊玩，出得門來，見有一班子弟，手執刀槍，店前經過。少主遂回身問店主道：「貴處有什麼事情？為何持了軍器，結黨成群，在街行走。」店主答曰：「客官有所不知，只因本處有一土豪，姓公孫名強，乃工部尚書公孫材胞弟，自己亦捐武都略騎尉之職，十分勢利，自稱為無敵小霸王，在西山腳下開一個擂台，上面寫著有能打他一拳者，賞銀一百兩；踢他一腳者，賞銀二百兩；打倒在地者，賞銀一千兩。又云：「二虎相鬥，必有一死；二牛相爭，必有一亡，有人打死他，不用填命；若人被他打死，給銀二百兩備棺收殮，著親人帶回故土；若無親戚，將此銀埋葬，無得生端。」此擂台開百日為滿。今天已九十日，並無敵手。」周勇聽罷，觸起所好，從旁答道：「以此講來，亦是公道之德，待我明日前去與他比手段。」店主遂把周勇一看，便問客官高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有兄弟在朝為官否？周勇見他問得奇怪，遂答曰：「我乃盛京人，姓黃名寅，並無兄弟在朝為官。」店主聽罷搖頭道：「客官即是如此，我勸你不可前去。」少主問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店主答曰：「他條規上面雖是如此，但他平日為人，多行不義，恃勢欺貧，是以開台之後，附近村莊，縱有多少英雄，不敢與他較量；有膽前去者，亦是來往客商，不知他的惡跡，枉送自家性命耳！況且本處文武官員，與他相厚，協鎮徐爺，又是他契父，因此我勸客官不去為妙！」少主義曰：「難道蒲城文武，並無一個正真之人不成？」店主道：「聞得守備與知府二人，為官清正，前日他父親上壽，只有他二人不去，我小店在於大路，所有官員出全，必向此處經過，是以得知詳細。」少主遂同周勇進去，說道：「我想到幾處地方，這些外省官府，都是這等模樣，真乃令人可恨。店主如此說來，將軍不去亦罷，恐防受了他們圈套，叫孤皇如何是好？」周勇答道：「主上只管放心，為臣自有主意。明日我看他拳腳，然後上去！倘若我上去了，主上遠遠觀看，倘有不測，好到知府衙中，叫他如此如此，可保無慮。」到了次日，君臣用過早膳。周勇就把房門鎖了，同少主出來，將鑰匙交與店主，出了店門，見人如蟻隊，皆云：「到擂台觀看演武。」二人就衝入百姓隊中，直望擂台而去，不數里已到擂台。周勇舉目一看，見十分威猛，兩旁掛著對聯。正面匾上，寫著「比勢台」，旁掛一張告示寫道：欽命協鎮滁州等處地方加三級紀錄十次徐，為示諭事：今有擂台主公孫強武藝精通，欲考天下英雄，比較四方豪傑。今將條規列左：一、營伍之兵不許登台；二、婦女不許登台，恐男女混雜有傷風化；三、登台比武，只可空拳不許夾帶利刃；四、登台之人，要報實省分籍貫名字，方許上去；除此以外，不論諸色人等。有能者，只管上台試試，此擂台只開百日為期，無得生端，各宜懷遵！毋違特示。

正德十年五月初一日示。

又有一張掛在右邊，周勇一看，見與店主所說無差；又見協鎮到來，上演武亭坐下。又見公孫強的家將，個個如狼似虎，在擂台下面立著。公孫強到演武亭見了協鎮，翻身上到擂台，換了衣冠，出到台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列位壯士請聽我言，今弟開打一百日擂台，蒙諸位饒讓，今乃九十一日了，倘有能者，不妨請上台來；無能者，不可上來，恐我手足無情，誤了你的性命，若留情面，恐壞了愚弟威名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下面一個漢子，撲上台來。

公孫強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就問足下高姓大名，何處人氏？周勇答道：「我乃盛京人氏，姓馮名著，因見你出言不遜，藐視天下英雄，今日特自上來，請你去見閻羅。」公孫強聽罷，忍著性子，把他細細觀看，見他相貌非凡，身高丈二，腰圍八尺，又想到：「我這擂台，高有丈五，他輕身一跳，上到台來，並不氣喘。」心裡已有懼意，乃開言說道：「原來是馮仁兄，既蒙賜教，理宜領益，惟是我見仁兄乃遠方之人，恐防手足相交，有失和氣。今弟備得白金五十兩，送與仁兄，以作茶餅之敬，免至彼此動手。」周勇大笑曰：「我非為財帛而來，古道：『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』今見高搭擂台、欺壓天下豪傑，特來見個高低。你若勝得我三個回合，我就甘心拜服，倘若推辭不肯，除非你即刻收了擂台，當著眾人，認個大大的不是，自此不出來惹是招非，恃強凌弱，某就饒你。」公孫強聽罷，怒火內焚，就舉手劈面打來，被周勇一手抓開，喝道：「既有本事，何用暗拳。」不上三兩個回合，被周勇一手擒住，怒性益發，不及計較，便將公孫強盡力向官兵刀槍隊裡擲下。欲知公孫強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